



Patrick Modiano

Pour que tu ne t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

这样你就不会迷路

(法)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袁筱一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Patrick Modiano

Pour que tu ne t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

这样你就不会迷路

(法)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 袁筱一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2395

Patrick Moniano
Pour que tu ne t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样你就不会迷路 (法)莫迪亚诺著;袁筱一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莫迪亚诺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1527-3

I. ①这… II. ①莫… ②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9217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彭 伦 何家炜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4 千字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4.5
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527-3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我无法给出事实，我只能呈现事实的阴面。

——司汤达

不会有什么的。就像被蚊虫叮了一下，开始似乎没什么感觉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么低声地告诉自己，让自己安心。下午四点钟左右，让·达拉加纳家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在他当作“书房”的房间里。他正蜷缩在房间一角的沙发里，那儿没有阳光的直射。可他已经好久都没听见过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。怎么如此固执呢？也许电话那头的人忘了挂电话。最后，他还是不得不站起身，走到窗子旁边，那里阳光烤得厉害。

“我找让·达拉加纳先生。”

了无生气，可是却带有威胁的声音。这是他最初的感觉。

“是达拉加纳先生吗？您能听见我吗？”

达拉加纳想要挂掉电话。但那又有什么用呢？电话铃声还会重新响起，无休无止。除非是彻底拔掉电话线……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您的电话本。”

上个月，在去天蓝海岸的火车上，他丢了电话号码本。是的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丢在这趟火车上。应该是他掏火车票给检票员的时候，从他口袋里滑出来的。

“我捡到了一个电话本，上面有您的名字。”

灰色的封面上写着，如果您捡到，请交还给……于是有一天，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，还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

“我给您送到家里来。您方便的日子，方便的时间。”

是的，这回可以确定。了无生气，带有威胁的声音。甚至，达拉加纳想，听上去想要敲诈。

“我更希望我们约在外面见。”

他努力地克服自己的不适感。可是，他本来想表现得无所谓的声音，却一下子显得很苍白。

“随您便，先生。”

接下来是一阵沉默。

“很遗憾。我现在离您家不远。我本来想亲手交给您的。”

达拉加纳在想，或许这个人就站在大楼前，或许他会一直待在那里，等着他出门，正好逮住他。要尽快摆脱这

个人。

“我们明天下午见。”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。

“可以。不过，如果这样，就在我工作地点的附近。在圣拉扎尔火车站这边。”

他几乎控制不住地要挂掉电话，可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。

“您知道拱廊街吗？”电话那头问道，“我们也许可以在那里的一间咖啡馆见面。拱廊街 42 号。”

达拉加纳记下地址。他调匀了呼吸说：“好，先生。拱廊街 42 号，明天下午五点。”

接着他没等对方应答便挂了电话。但很快他就有些后悔，为自己粗暴的行为，他将这一切归咎于炎热的天气，几天以来，巴黎一直都这么热，在九月份实在有些不正常。是炎热加剧了他的孤独。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直到黄昏时分。再说，电话铃声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未曾响过了。还有案头的手机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最后一次用它是在什么时候。他还不怎么会用这手机，老是按错。

如果陌生人没有打来电话，或许他已经忘记自己丢失电话本的事情。他试着记起电话本上都有哪些名字。上个星期，他甚至拿出张白纸，想要重建一个电话本，他已经开始写名单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他全撕了。这些名字对于他

的生活而言，没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，再说重要的人，他根本没有必要记下他们的地址和电话。他都熟记在心。在这个电话本上，都只是些“工作上的”关系，或许有些地址还算得上有用，但至多不过三十来个人。再说这其中他还可以划掉好几个，因为已经不再往来。丢了电话本唯一让他感到忧心的地方其实是那上面有他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的地址。当然，这件事也可以没有下文，可以让那个人在拱廊街 42 号白等一场。但是那样的话，总有什么东西悬而未决，会成为威胁。在某些孤独的下午，他经常会做梦，梦到电话铃响起，一个温柔的声音与他相约。他想起自己曾经读过的一部小说：《相遇的时间》。也许这时间对他而言还没有结束。但是他对刚才那声音缺乏信任。了无生气，带有威胁，那声音。是的。

*

他让出租车司机把他丢在玛德莱娜教堂。比起前两天来天气似乎还不算热，只要选择人行道上的树荫下，走一走也无妨。他沿着拱廊街走下去，街上没什么人，在太阳的炙烤下一片沉寂。

他似乎已经一个世纪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了。他记得妈

妈应该就是在周围的一家剧院做演员，而他父亲在这条街的尽头，左手边，奥斯曼大道 73 号有一间办公室。自己的记忆里竟然还保留着 73 号，他感到十分惊讶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过去变得如此朦胧……仿佛太阳下消散的一团水蒸汽。

咖啡馆就坐落在这条街和奥斯曼大道的拐角处。咖啡馆里没有人，账台上方竖着陈列架，就像是在自助餐厅或是汉堡餐厅一样。达拉加纳在角落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。陌生人会来赴约吗？因为天热，两扇门都敞开着，一扇朝向拱廊街，另一扇朝向奥斯曼大道。在街的另一头，就是 73 号那幢大楼……他在想，是不是父亲办公室的某扇窗户就朝向这边？是在哪层来着？但是记忆渐渐地消散了，就像是肥皂泡，或者在醒来之际蒸发的梦的碎片。或许在玛杜兰街的咖啡馆里，他的记忆能够坚持更久，因为那家咖啡馆就在剧院前，而他以前一直在剧院等母亲，再不，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，那也是他以前经常去的地方。但是不。当然不会。因为他记忆里的那座城市早已不在了。

“是让·达拉加纳先生吗？”

他听出了电话里的声音。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站在他面前，身边是一个比他年轻的姑娘。

“吉尔·奥托里尼。”

是电话里的声音，了无生气，带有威胁。他指着姑娘说：

“我的一位朋友……尚塔尔·格里佩。”

达拉加纳待在长凳上，一动不动，他甚至没有向他们伸出手。他们俩在他对面坐了下来。

“请原谅，我们迟到了……”

他用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说道，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。是的，就是电话里的声音，带一点点几乎察觉不出的米迪地区的口音，前一天，达拉加纳在电话里甚至都没有注意到。

象牙色的皮肤，黑眼睛，鹰钩鼻。脸很瘦，无论从侧面还是正面看都很尖。

“这是您的东西。”他对达拉加纳说，还是同样的，仿佛为了掩饰窘意的讽刺口吻。

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电话本，放在桌上，将手掌覆了上去，五指分开。看上去像是要阻止达拉加纳拿回他的电话本似的。

姑娘微微缩在后面，就好像不愿让别人注意到她，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棕发女子，头发不长不短。她上身穿着一件衬衫，黑裤子。姑娘颇为焦虑地看了一眼达拉加纳。看到她高高的颧骨，细长的眼睛，达拉加纳禁不住想，她

是不是越南人——或者中国人。

“您从哪里找到的电话本？”

“地上，在里昂火车站一间餐厅的长凳下面。”

他把电话本递给达拉加纳。后者将电话本塞进口袋里。的确，他回忆起去天蓝海岸的那天，他提早到了里昂火车站，也的确在二楼的餐厅里坐过。

“你们想喝点什么吗？”他问自称为吉尔·奥托里尼的人。

达拉加纳很想迅速逃离他们。但是他改变了主意。

“怡泉苏打水。”

“去找服务生。我来杯咖啡。”奥托里尼转向姑娘说道。

姑娘立刻站起身来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她很听他的话。

“丢了电话本，也许您感到不太方便……”

他挤出一个古怪的笑容，在达拉加纳看来甚至有点无礼。但也许是因为笨拙或害羞吧。

“要知道，”达拉加纳说，“我几乎不怎么打电话。”

对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。姑娘又重新向他们坐的这张桌子走来，坐回原来的位子。

“他们这会儿不提供服务了。说马上就关门。”

这是达拉加纳第一次听到姑娘的声音，她的声音嘶

哑，而且没有身边这个男子那种轻微的米迪地区的口音。更像是巴黎的口音，如果所谓的巴黎口音可以说明一点什么问题的话。

“您在这一带工作吗？”达拉加纳问。

“在一家广告公司，帕基尔街。斯威尔茨公司。”

“您也是？”

达拉加纳转向姑娘。

“不，”奥托里尼没容姑娘开口就替她答道，“她目前不工作。”接着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令人愤怒的笑容。姑娘也笑了。

达拉加纳急着想告辞。如果他现在不那么做的话，还能摆脱他们吗？

“坦率地说。”他冲达拉加纳弯下身，声音变得尖锐起来。

达拉加纳又有了昨天听电话时的那种感觉。是的，这个男人有一种猥琐的坚持。

“我出于单纯的好奇……翻了您的电话本……”

姑娘转过头，想装出什么都没听见的样子。

“您不会因此怨恨我吧？”

达拉加纳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对方也承受着他的目光。

“为什么要恨您？”

沉默。对方终于垂下眼睛。接着，他用同样的，金属般的声音说道：

“我在您的电话本上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。我希望您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……”

他的声音变得谦卑起来。

“请原谅我的唐突……”

“谁？”达拉加纳很不情愿地问道。

他突然间想要起身快步离开，走向朝着奥斯曼大道的那扇门。呼吸到外面自由的空气。

“一个叫吉·托尔斯泰尔的人。”

他一字一顿地讲出这个人的姓和名，仿佛是为了惊醒对方沉睡的记忆。

“您说的是？”

“吉·托尔斯泰尔。”

达拉加纳从口袋里掏出电话本，翻到字母 T 打头的一页。他看到电话本上有这个名字，就在这一页的上方，但是他想不起来这个叫吉·托尔斯泰尔的人。

“恐怕我不太清楚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对方似乎有些失望。

“电话号码还是七位数，”达拉加纳说，“至少应该是

三十来年前记的了……”

他翻了翻。其他的电话号码都是今天用的号码。十位。然而这本电话本他才用了五年。

“您想不起任何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事情吗？”

“想不起来。”

要是在几年前，他可能还会显得更加亲切点儿，所有人也都是那么说的。他会说：“给我一点儿时间，让我把这个谜弄清楚……”但是这一次，他没有这么说。

“是因为一桩新闻，我正在收集材料，找到了不少，”对方说，“那里面提到过这个名字。所以……”

突然间，他似乎为自己辩护起来。

“什么新闻？”

达拉加纳机械地问了这个问题，就好像他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彬彬有礼的自然反应。

“一桩旧新闻……我想要就这件事情写篇文章……以前我是记者，您要知道……”

但是达拉加纳的注意力消散了。他必须尽快摆脱他们，要不然这个男人会对他讲述自己的整个儿人生。

“我很抱歉，”他说：“我记不起这位托尔斯泰尔先生了……在我的年纪，我们会丢失掉记忆……很不幸，我要告辞了……”

他站起身来，和两位握手。奥托里尼生硬地看了他一眼，就好像达拉加纳辱骂了他，他正打算激烈回骂一般。姑娘则垂下了眼睛。

他向大敞着的、面朝奥斯曼大道的那扇门走去，暗自祈祷那个男人不要拦住他。来到外面，他大口地呼吸着空气。真是怪念头，和一个陌生人约会，而他三个月以来没有和任何人见过面，而且他再也不会因此感到不适了……正相反。在这种孤独之中，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轻松过，早晨或者晚上他还会有非常奇怪的、激动的时刻，就好像一切皆有可能，好像一部电影的片名所说的那样，街角就有奇迹在等待着他……自从这年夏天，生活变得如此之轻盈，这是所有的夏天他都不曾有的感觉，即便是年轻的时候。但是夏天，一切都被悬置在那里——一个“形而上”的季节，这话是他的哲学老师莫里斯·卡文说的。真是滑稽，他想得起“卡文”这个姓，可他却想不起那个托尔斯泰尔是谁。

太阳还在，一片薄雾减轻了点儿热气。在这个时间，奥斯曼大道上没什么人。

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，他经常打这儿过，甚至是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也经常领他过来，就这条大道上，往北一点，上春天百货。但是这个傍晚，他突然觉得这座城市让

他感到好陌生。他已经解开了他和这座城市所有可能的联系，或者，是这座城市抛弃了他。

他在街边的凳子上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电话本。他很想把电话本撕了，撕成碎片，扔在凳子旁边那个绿色的塑料垃圾桶里。但是他犹豫了。不，待会儿再说，回家以后，这样可以安安静静地干这件事。他漫不经心地翻着电话本。这些电话号码里，他没有一个想要拨的。再说，他真正觉得重要的、熟记在心的两三个号码也不在这个本子里，况且这两三个号码也永远不会有应答了。

上午将近九点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他才醒。

“达拉加纳先生吗？我是吉尔·奥托里尼。”

比起前一天来，这声音似乎不那么具有攻击性了。

“对于昨天，我感到很抱歉……我觉得我似乎冒犯了您……”

声音彬彬有礼，甚至显得很恭敬。没有了那种令达拉加纳十分不快的猥琐的坚持。

“昨天……我在大街上追了您一阵……您走得很突然……”

沉默。但是这次的沉默不那么凶险。

“您知道，我读过您的几本书。尤其是《夏日的黑暗》……”

《夏日的黑暗》。他想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的确，这是他以前写的一本书。他的处女作。那么遥远的事情……